

中国当代作家



系列

张辉

# 能不忆蜀葵

古 船·九月寓言·柏 慧

外省书/远河远山·丑行或浪漫

刺猬歌·蘑菇七种·海边的雪·夜思与独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

张辉

ZHONGGUO DANGDAI ZUOJIA  
系列

# 能不忆蜀葵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能不忆蜀葵/张炜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中国当代作家·张炜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7303-0

I. 能不忆蜀葵. 张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8475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

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印制:李 博

**能不忆蜀葵**

张 炜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 插页 4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303-0 定价 19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,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,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;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,不断地推出新作,超越自己。

今天,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;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;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;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,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,对当代文学事业,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,对当前的图书市场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

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## 自序

这十卷本作品选集,主要由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组成,其中的长篇小说有七卷,占据了主要篇幅。十卷书的总字数计约三百三十万字,是我已发表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一。

编选多卷本的作品集,对作者来说往往变成了一次总结和回顾,其中将会产生各种各样复杂的感触。对我来说,时下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:更早的写作练习不算,自收入小说集《他的琴》中的短篇小说《木头车》(1973—1975)算起,至今已逾三十年。人生的不同季节、文学的不同季节,一个写作者无论愿意与否,都得一步步走过来。

一位著名作家曾这样感叹写作生涯的尴尬和困难:一个作家孜孜以求,苦苦磨练和探索,直到了五六十岁这把年纪才算是懂得了一点点写作的奥秘,技术上也才趋于成熟,可是身体又不行了。

他的慨叹,我相信许多人都会赞同。可见写作是一场多么漫长和艰难的行走,又是何等的生命刻记,它需要多么坚韧的意志力和多么高超的技艺。不同的心情、境遇,倾听和诉说、追求、搏击、愤怒、欣悦,诸如此类,最后都化为了绵绵文字留在那里。一般而言,堆积文字是比较简单的事情,但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,又是最为艰辛和险峻的事情。这最后的一小部分人,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。文字之于他们,即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苦痛哀伤,是无测命运的悲欣交集。

善良,洞察,牵挂,这对于一小部分人而言,不仅不可避免,而且注定了要终身相随。也许一个写作者的一生泅漫于文字之间,看上去会有相当斑驳杂陈的繁复颜色,但究其根本和质地,无非是

表达了他对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感情。感情远远重于学问知识,尽管它们往往是相互依存和交织的关系。

我写作数量最多的是长篇小说,其次是散文。但我最用心的,曾是短篇和诗。可是表述的欲望会随着阅历一起增长,后来我发现每次创作都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,我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文字和更大的释放空间。然而这对于我极为追求简洁凝炼的风格是相抵触的。于是我就将长篇中的冗长视为不可忍受的部分,一再地浓缩和压紧,删削与合并,以至变为最常用的写作方式。这种工作习惯将会保持很久,直等到情感与经验重重垒叠,必得冲决某种忍耐和限制,还有禁忌——那一天的到来,将是我另一种写作生涯的开始。

由于这套选集只是三分之一的选取,所以它们有可能是我全部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创作。但由于篇幅的限制,我又不得不将其他篇目割舍。那些文字同样是倾心蓄力的一次次劳作之果,是令我感激和难忘的写作岁月,它们有着另一种色泽。

时间对于人生来说短促而神秘,这如果从一个写作者的心底去感受,当会有别样的体味。十几岁时,具体到某一篇某一部的创作激动,至今还在眼前。只是年华几成追忆,刻舟难以求剑,待时光的逝水降落干涸之后,那把沉落的宝剑也许早就埋入了泥沙之中。

编选往昔作品不仅仅是一次深情的抚摸,还伴有更多的遗憾。此刻有一个平静的声音在心底悄悄鸣响,它是一声告知:不能够终止的生活和劳动,它在继续,在更新,在开始第一天和第一页。

三十余年的写作,经历了多少寒冷和炎热交换之季。这一切都刻在生长的年轮里了。美好迷人的阅读一直是我的口粮,但我却没有把握奉献同样的粮食。耕种是必需的也是愉快的,只有它才能让人保持长久的乐趣。我相信丰饶的土地,并期待着各种各样的生长。

2009年2月14日

# 目 录

## 卷 一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挚友 .....    | ( 3 )  |
| 王子与堡垒 ..... | ( 21 ) |
| 赢之子 .....   | ( 40 ) |
| 导师 .....    | ( 56 ) |

## 卷 二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甜蜜的考察 ..... | ( 77 )  |
| 五里一徘徊 ..... | ( 92 )  |
| 战争 .....    | ( 110 ) |
| 暄庐 .....    | ( 127 ) |

## 卷 三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激活 .....  | ( 147 ) |
| 哇加加 ..... | ( 167 ) |
| 孤独 .....  | ( 183 ) |
| 突围者 ..... | ( 200 ) |

## 卷 四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夜色围拢 ..... | ( 219 ) |
| 诉讼法 .....  | ( 235 ) |

中国当代作家**张炜**系列

阳光 ..... ( 251 )

飞车如梭 ..... ( 267 )

# 卷 一



## 挚 友

### 1

桤明心里明白,他从来没有像爱这个人一样爱过任何人。牵挂,有时甚至非常想念。但他也知道这人罪孽深重,差不多算得上一个恶棍。不过他平时想得更多的倒是对方的朴实诚恳;还有,这个人的迷人之处、他的才华……桤明对这些判断从不怀疑,只是有一个小问题常常要颀上心头:对方到底是挚友还是敌人?一回到这上边就要手心冒汗,就要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:“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算了,如今早离开了血与火的拼争,敌友之争已不再迫切,大家都跌跌撞撞进入了消费年代。问题是现在,是这个周末的下午,那种长长的思念又变得强烈了,简直让他什么都做不下去。妻子路鹿全无察觉,她多半天都蹲在地毯上和儿子玩,两个人一直咕咕哝哝。后来可能谈到了“崇拜谁”之类的话吧,只听儿子突然提高了嗓门说:“我崇拜的人都是外国的,说了你也不知道。”路鹿笑吟吟的:“本国的呢?比如你认识的?”一阵停顿。儿子好像在做一个艰难的选择:“非要挑一个不可,那就……淳于阳立吧!”

桤明像被人从头顶那儿击了一下。母子俩头拱头玩起来,路鹿的屁股一直朝向他。傻气,没有一丝悟性,到现在还是一副少不更事的模样。桤明的思绪又闪回到十几年前——那时她是书店里

的一个营业员，当年有多少街头的痞子、衣衫不整的“爱书人”溜进店里缠磨，她就是看不出名堂。她站在那儿，满怀热忱介绍画册啊传记插图本啊，对迫在眼前的危机视而不见。当然了，自己也是这些顾客当中的一员，不同的是他每次都远远站着，焦灼而腼腆。有一次他看出了她的嘴角有些歪，就忍不住回去告诉了好友淳于阳立。对方马上兴奋起来，当场就出谋划策如何如何，还大喊大叫提供了一个医治的偏方。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整个过程真可谓历尽波折——他经过多少努力、折腾了多久才算遏制了那个家伙的“亲自出马”。难忘那些初夏之夜，那些仅仅属于他和她的、踏来踏去的小路。最终他不知鼓了多大的勇气才勉为其难地实践了那个“偏方”：瞅准一个机会拥上去亲吻，用力，持久，忘我……这一下她的嘴巴总算不歪了，成了多么完美的一张小嘴。婚后桤明把淳于阳立的“理论”透露出来——说她当年嘴巴的缺憾完全是矜持和紧张所致，一经异性亲吻，局部肌肉随即放松，整个人也就落落大方了。路鹿一阵惊骇：“老天，你们懂得可真多！”

桤明那时觉得路鹿像一个透明的婴孩，一只羔羊，注定了要让自己一生牵引。这种柔情和责任多年来烘烤着他的胸廓。也许就因为一开始淳于支持了他们婚姻的缘故，路鹿对这个人始终充满了好感，一直非常信任。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人会走多远、有多么荒唐；更不知道丈夫身边有个极具破坏性的家伙：除了自己跃跃欲试，还时不时地鼓动别人，婚前婚后都没有安分过。他会一连几个月去缠一个异性，即便没有得手，也会私下对别人说一句“收拾了”之类。他甚至会像魔鬼一样编造出一些细节。也就是前不久，他还溜到这儿胡扯了一大通——当时他知道路鹿在里间，就压低了声音对桤明说：“我身边的几个人都离婚了，有人已经是第二次了。嘿，这就对了，这多么好——整个社会都处于激活状态……”他说这话时紧盯着桤明，因为关键的一句说不出口，憋得脸色发紫。桤明说：“我不会离。”“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——多么善良的人，这一

点我们完全一样。我喜欢善良的人。”他在屋里急急走动，一边用眼角瞟着桤明。只一会儿他的眼睛就蒙上了一层泪花。桤明因为这种谈话尖利的内容而激动，一颗心怦怦跳。淳于阳立走着走着站住了，猝不及防将他挤在了墙上——当时桤明的脑子还没有转过来，对方突然就按住他的额头亲了一下，然后飞快转身，几乎是跑着出去了。

桤明记得那一次路鹿从另一间屋里咚咚跑出，盯一眼离去的淳于阳立：“他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”桤明摇头。他不愿说什么，因为小猫可听不懂狮子和狐狸的故事。他怔了一会儿，擦擦脑门。

桤明那一次没有怪罪朋友。因为没有办法，他这人就是这样，常有一些特异的冲动。这个人在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好的人。即便是鼓动别人干坏事，也直爽，干脆，而且总是有独特的方式。与自己一样，淳于从事西画已经二十余年了，少不了也沾上一点外国人的毛病：哆哆嗦嗦。艺术家嘛。桤明可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，因为那时他们都心怀了自己的一点秘密，既心照不宣又鬼鬼祟祟。

时间多快，转眼又是好几个月过去，他们竟然很少见面。而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。好像这么多年两人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，如今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岔路口……桤明对路鹿说：“他很可怜，很痛苦。有时他真不知该怎样做才好——人一怀疑自己的事业就会这样。他现在终于变卦了，他已经不再画画了！”路鹿的大眼一直盯着他。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。

## 2

回想起来，即便是最危厄的时刻，桤明首先想到的还是怎样援助淳于阳立。记得许多年前的一次“严打”，淳于阳立因为被人诬告，不得不东躲西藏了好一阵子。因为一连几个月不见踪影，桤明还以为他真的进去了。那些日子桤明恍恍惚惚，路鹿说丈夫的半

个魂魄都被带走了。实际上他比她说的还要严重。路鹿说：“淳于啊，天哪，怪可怜的。”她快要流泪了。那真是期待和煎熬的日子，桤明的世界突然变了：没人来玩，没人来搅闹他，电话也减少了十分之九，画布上的油彩焦在那儿。

他利用那段时间里好好回想和总结了一下两人的关系。二十多年了，风风火火，竟然没有时间静下来想一想。他们怎么结识，又怎么走到了一起？心底埋了一根多么粗的弦，它很长，很深。他平时真是不敢拨动……二十多年前，那时的每个季节、每一天对桤明来说都糟透了。他长到十二岁了还没有见过父亲，原以为自己没有父亲呢，后来才知道人在冤狱里。母亲给他看父亲的照片，流泪。他比着照片，再加上想像，画了许多张父亲。那是个多么英俊的男人。好不容易等到父亲放出来，第一次见到的真实模样把他吓坏了：皮包骨头，两眼发尖，永远胆战心惊。不过这时他总算有机会把一大叠画稿交还本人了。桤明永远记得父亲那双伤残的手怎样触摸这些画，记得纸的沙沙声。他从父亲的眼睛里读到了一份惊喜，还有绝望的允诺：那就画吧。

那个春天他十七岁。当时他正读初中三年级，而且再也没有希望跨进高中的门槛了。因为父亲的缘故，他只被应允读完初中。他和同学们常常看到父亲和另外几个人被民兵押着从学校门口走过，去一个工地。那时整个校园里没有人像他这样沉默，因为他没有希望，没有朋友。谁都厌弃他，谁都可以嘲笑和欺辱他。他的心里像闷了一团火药。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这样的情景：黄昏时分走出校门，刚离开别人的视线，他就按紧书包跑到林子里，站在一条偏僻的小路旁。他在那儿张望。这条通向远方的小路与他熟得不能再熟，让他生出许多幻想。因为从这条小路上走过的都是陌生的面孔：他们谁也不知道他是谁，这些人也就不可能厌弃他。他会遇到一个人，会相互攀谈，会成为朋友！就是这个念头让他心头发烫，脸色彤红。他一个小时连一个小时站在路旁，眼巴巴看着。一

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,那个人的模样、说话的语调……一个又一个人走过来又走过去,可他始终没有勇气上前搭讪。他只怕到了那一刻自己会交出成吨的言辞。结果他一次次摸黑从小路旁返回,悄悄溜进屋里。母亲摸摸他的额头问哪去了?他不说话。那种渴求一天比一天强烈。那条小路上的人匆匆来去,根本不想停下来谈一句话。唯有一次是个例外:那是个一拐一拐的少年,少年走到身边时看过来两眼,几乎就要停下了。这眼睛真亮,看得他脸颊灼烫。可是他刚上前一步,那个拐腿少年马上慌慌逃去了。

也就是这个春天,淳于阳立出现了。桤明记住了这一天的每个细节:天一大早他就被人喊着上路了,传话的人先找母亲,说有个外地人来找你儿子了——他慌慌张张赶到小城,咬着牙推开那扇门。他很久以后都能想起那一天是怎样掩饰着自己的惧怕的,进门就像个木头人一样矗在对方面前。他从未遇到这样的人:豪情万丈,神采飞扬,像是带着神秘的使命从上界下凡,打捞另一个沦落尘世的异人来了。据说他从指导过桤明的画家那儿看到了十几幅习作,看着看着浑身战栗——“我毫不夸张,这是战栗!我边看边问,这个人在哪里?我的感受都写在当天的日记上了,我写道:这个人有一颗怎样的灵魂?”

那天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:淳于阳立自言自语来回踱步,有时又伫立窗前不发一声。当时他们是在小城最好的一家小旅馆里,身着制服的女服务员在门口探头探脑,淳于阳立像是后脑勺上长眼,马上大喊一声:“给我们拿包好烟来!”桤明从未吸过烟,淳于就大嚷大叫把烟塞到他嘴里,又给他点上。

他们在一起待了三天,几乎没有时间睡觉。桤明因为总是不说话,多次受到埋怨。有一次淳于坐在床边凝视他,突然紧紧咬住了牙关。桤明慌慌回避,正想找出一句合适的话,对方却一下拥抱了他,双手拍打他的后背:“我们是怎样的人哪!我们一旦相识就不会分开……”说到这儿突然满身抽动,口中急促喘息,把小到不

能再小的声音吐在桤明耳廓里：“我是一个……天才呢！”说完这句淳于飞快松手，跳到了一边，两眼四下逡巡。桤明马上看到了一个惊恐万状的人，这使他好奇，吃惊不小；同时也很明白：对方刚刚吐露了心底的一个秘密。

3

淳于失踪的那些日子里，路鹿曾问：“如果淳于进了监狱，让你去陪他，你会吗？”“会的，我会带上画笔去。”说这话时他心里难过极了。因为他当时真的认定这家伙进去了，而且正承受无法承受的那一切：犯人要一天到晚做活，日复一日，淳于最怕的就是这个。当然，他以前也对桤明说过：我们这儿的画家啊，还想成为大艺术家？下辈子吧！真是一帮庸才，什么苦难也没受，哪怕进一次监狱也好啊！哪怕这当中出一个同性恋也好啊！淳于的激愤，他的失望之情，当时算得上溢于言表。桤明想：好在这回总算了却了淳于的一桩心愿，怕只怕这事儿太突兀了，让他受不了。桤明那时觉得十几年里还是第一次陷于这样深长的焦虑——那边的电话永远没人接，几个朋友也变得无影无踪。要知道淳于可有一帮两肋插刀的朋友，真想不出他们这些天里是怎样过的。让桤明不解的是这些人竟然也一块儿失踪了。哪里也找不到，像一阵风吹光了。深夜睡不着，桤明就想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：他那些朋友会不会也受到牵连，有案底在身呢？如果那样就糟透了。那等于“蓬啦”一声，一座友谊的堡垒坍塌了。

路鹿上班前在镜前看她洁白的牙齿，又端量侧影。一举一动桤明都看在眼里。乳峰是有的，臀部让人想起琵琶腔子……就在那些天里她回家告诉：经理任命她为助理了，这下真的可以离开乱哄哄的柜台了。几天之后她又说：“经理真有意思，提议让我和他‘网上聊天’哩。”桤明当时无语，只在心里感慨：我可受了不少苦，